



文學 / 滄海叢刊 /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



# 詩中的李白

楊慧傑著

# 白李的中詩

著 傑 慧 楊



滄海叢刊

東大圖書公司印行

李  
白  
像



## 自序

我寫這本小書的動機，是因李白有遭人誤解之處，使我多年來內心感到不平，故決意在李白詩篇中，尋索佐證，為之辯解，希望今後學界對李白重新做歷史定位時，多少有些幫助。

自序  
李、杜為我國唐代兩大詩人，如分期言，初盛唐合為一期，以李白為中心；中、晚、唐合為一期，以杜甫為中心；即初唐至天寶前為李白時代，天寶後至晚唐為杜甫時代。二人在詩的藝術造詣上皆達頂

峯，世稱李白為「詩仙」、杜甫為「詩聖」，「仙」蓋言其以才情見長，「聖」則言其以功力優勝，故陶開虞云：「以天分勝者近李，以學力勝者近杜，學者各自審然可也。」（《說杜》）雖各有優勝，然文學成就實難分軒輊，如嚴羽云：「李、杜二公，正不當優劣，太白有一二妙處，子美不能道，子美有一二妙處，太白不能作。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，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。太白之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、《遠別離》等，子美不能道。子美之《北征》、《兵車行》、《垂老別》等，太白不能作。論詩以李、杜為準，挾天子以令諸侯也。少陵詩法如孫、吳，李白詩法如李廣。」（《滄浪詩話》）嚴氏之評論，頗為中肯獨到，但似乎並未受到普遍重視。因此李白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，在一般的印象中，似乎總是不及杜甫。

以我長期教學之經驗為例，不論是中學與大學的國文課本，皆有詩選部份，李白詩亦多被選入，惟每當討論選授那幾首詩時，幾無人提議教李白詩，常不約而同的傾向於杜詩，這種傾向或有其他的原由，但我總覺得是受歷來「文以載道」論者評價之影響。

因此，我認為李白是一位被誤解之詩人，一般一知半解者都以為李白缺民族國家觀念，甚至文評家亦不能免，如羅大經云：「太白當王室多難，海宇橫潰之日，作為歌詠，不過豪俠使氣，狂醉於花月之間耳，社會蒼生，曾不繫其心膂。」（《鶴玉露》）又如《捫虱新話》：「荆公論李、杜、韓、歐四家詩，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。曰：李白詩詞迅快，無疏脫處，然其識污下，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。」王琦則綜合二家之說：「毀之者，謂十章之詩，言婦人與酒者有九，而

議其人品污下；又謂其當王室多難，海宇橫潰之日，作為歌詩，不過豪俠任氣，狂醉花月之間，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，不可同日而語。」

（《李太白文集跋》）

事實究竟如何？我們翻開李白全集仔細讀一讀，則知所謂「言婦人與酒者九」之言，絕非事實。可是這類評論，以訛傳訛，深入人心，嚴重影響了李白的形象。李白是個天才詩人，生活上自不免有浪漫的一面，但以聖賢標準去看一個天才詩人是不相干的。

李白詩中不乏儒家思想之成分，對於英雄豪傑，仁人君子，亦非常仰慕。例如對信陵君他就很佩服《博平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陵立馬贈別》嘗云：「若無三千客，誰道信陵君？救趙復存魏，英威天下聞。」戰國末期魏公子無忌（信陵君），

《史記》太史公稱其「仁而下士」。司馬遷作列傳，描述他的偉大：當他被秦國奸細造謠，離間他與兄長（魏安釐王）時，從不辯白，結果其兄懷疑無忌不忠於己，免去其上將軍之職。因魏公子本性仁厚，不表心迹，不圖報復，惟感到冤屈，致內心痛苦無法抒解，因而借酒消愁，苟且偷生，等於慢性自毀。《信陵君列傳》載：「與賓客為長夜飲，飲醇酒，多近女色。日夜為樂飲者四歲，竟病酒而卒。」能因此說他是酒色之徒？李白亦有類似遭遇，除屢受挫折外，還有難伸之冤屈，故常借酒消憂。似未有人批評信陵君為酒色之徒，何以獨對李白如此苛責？

李白本有志用世，期望做重臣，輔佐天子，「濟蒼生，安社稷」，但當他一再遭到打擊，便心灰意冷，苦痛不堪，遂作詩以為寄托，且



借酒澆愁，六十一歲時，以抱病之軀，仍有赴李光弼軍之舉，誠魏武帝所謂：「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」孰能謂其無社會蒼生之念？

無論是一個思想家、哲學家、文學家、詩人，都是時代之代言人，也是時代之畫工，皆在刻畫此時代之種種，李、杜亦不例外，他們既受時代之影響，也反映了時代，而二人之時代背景有差異，所以反映之內涵亦不同。李白長杜甫十一歲，李白五十五歲時，安史叛亂，李白之作品多完成在安史亂前，那時唐代國勢稱平，國家統一，人民未受戰亂之苦，乃有所謂「開元之治」之美譽。且李白早年家庭富有，生活優閒，遊山玩水，吟風弄月，放情詩酒，此為家庭與時代環境所使然，不足為怪。

杜甫創作多在安史亂後，戰亂頻繁，民不聊生，流離失所，這都

是他親身遭受到的。杜家又窮苦，連寄居在陝西奉先之幼子都給餓死。二者之環境迥然不同，詩中表達之趨向自必有異，然並不因此而影響二人之造詣，更不應因此而影響到對二人之評價。

我寫這本書，除為李白抱不平之外，也希望後學多就李白之詩了解李白。太白各方面可信之考據不多，是以異說紛紜，要想了解真正的李白，必須從其詩中去探索，方不致失去其真正之面貌。平日教書生活繁忙，匆率脫稿，多未如意，疏漏之處，祈盼先進學者郢政。

楊慧傑序于民國七十七年  
初春西湖園別墅

八	五	五	四	一	一	一
九	七	三	七	三	七	一
<hr/>						
						自序
						一、李白的國籍與出生地
						二、李白的家庭
						三、李白的遊蹤
						四、李白的教育
						五、李白的性格與人生觀
						六、李白的詩
						七、李白是一位被誤解的詩人

# 目次

一一九	一二五	一一九	一一五	一一一	九五
					八、李白的思想
					九、李白與道教
					十、爲李白入永王璘幕府辯
					十一、李白的晚年
					十二、李白詩對後人之影響
					附：參考書目及參考文獻

## 一、李白的國籍與出生地

李太白如天空飄降的仙人，其身世撲朔迷離，無所考證，正史《舊唐書》與《新唐書》有《李白傳》，亦有關於李白身世之資料、傳說。大抵推想的成分居多。由於李白是天才絕高之詩人，吸引人研究他。但於研究者很多疑問，尋不到答案。唯有照情理去推測，關於他的國籍就有人懷疑，異說紛紜。如要了解他究竟是何許人？只有看他自己的自述，或與他最親近人的介紹才比較可靠。見下面他的詩：

《贈張鎬》二首

本家隴西人，先為漢邊將。功略蓋天地，名飛青雲上。

李太白他承認是中國人，生在隴西。清王琦的《李白年譜》記載：「李白出生於唐長安則天武后元年（公元七〇一年）。因其母夢長庚（金星，太白星）之後而生李白，所以取名曰白，自稱青蓮居士，認為他生在四川。說他是蜀人是有原因的，白五歲自隴西回到四川廣漢，迄於廿五歲，始離開四川，白六十二歲逝世，一生的三分之一的歲月，是在四川度過的，說四川是白的第二故鄉則可。是生長地則無根據。」

《上安州裴長史書》

白本家金陵，世為右姓，遭沮渠蒙遜難，奔流咸秦，因官寓家，少長於江漢。

如李白講的金陵，是江蘇南京，遭逢沮渠蒙遜難之說，就解不通，沮渠蒙遜

是匈奴的酋長，何以在南京發生這件事，所謂金陵，證明不是南京。隴西就是甘肅，他所說的金陵可能是蘭州內的金城，蘭州屬於甘肅。金陵可能是金城之誤，若推測的正確，白就是隴西人，隴西是甘肅之別名。

舊唐書記載他是山東人，杜工部墓誌銘亦稱白是山東人。此說全無根據。可能是因太白前後到山東兩次，第一次是在開元二十三年（七三五）年，第二次是天寶三年（七四四），是李白求仙學劍的地方，居住的時間亦長，可以說是他第三故鄉。根據李陽冰的：

#### 《草堂集序》

李白，字太白。隴西成紀人，涼武昭王暠九世孫，蟬聯珪組，世為顯著。中葉非罪，謫居條支，易姓與名。然自竊蟬至舜，五世為庶，累世不大曜，亦可嘆焉。神龍之始，逃歸於蜀，復指李樹而生伯陽。

李陽冰為李白之從叔，陽冰講的最可靠，李白病重時投靠陽冰，當時李陽冰

任當塗的縣令，白並請陽冰爲他最後的詩稿寫序。此序即根據太白之意寫的。再見范傳正的墓碑，錄於下：

《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

公名曰白，字太白，其先隴西成紀人。絕嗣之家，難求譜牒，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，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，紙壞字缺，不能詳備。約而計之，涼武昭王九代孫也。隋末多難，一房被竄於碎葉，流離散落，隱易姓名。故白國朝已來，漏於屬籍。神龍初，潛還廣漢，因僞為郡人。

范傳正是李白之友范倫之子。與李白經常在一起，李白死前仍未離開，范傳正與李陽冰二人所記載都相同。足見他們的記載是可信的，但仍有疑問，范記李白先祖在隋末得罪被謫，與唐代皇帝爲同宗。如李白的先祖在隋末得罪被謫，到唐神龍初，已經改朝換代，應無所顧忌的回來，何必講「逃歸」，「潛返」。證實其先祖「得罪」，「被謫」時代，非隋末，推測唐初可能性大。因唐初宗室之



王孫遭逢過兩次大難。(一)是唐太宗時之「玄武門之變」。或其先祖是出於建成、或元吉。(二)是武后時之「諸王起兵」，都發生過悲慘之殺戮放逐事情，李白既是涼武昭王李暠之九世孫，與唐室有密切之血統關係，其祖先自然是王孫皇室，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據，就是「謫居條支」，隋末尚無條支此地名，條支是龍朔（唐高宗公元六六一年）元年所設置，證明是在唐初被放逐，比較合實際情況。李白的儀表不凡，骨格清奇，非一般貧賤家庭出身，當是名門貴族子弟。

根據李白的自述，及李陽冰、范傳正都說他隴西成紀人，我們再進一步，探索他的先人，李白在贈張相鎬詩中云：「先爲漢邊將，功略蓋天地，名飛青雲上。」忖度語氣似指李廣，李廣是隴西人，涼武昭王暠，是李廣的十六代孫，李白又是涼武昭王李暠第九代孫，據此很顯明李白是李廣之後代。李廣就是隴西成紀人，漢文帝時以打匈奴有功，爲郎騎常侍。武帝時爲北平太守，猿臂善射，匈奴畏之。號飛將軍。